

《笑林》辑[三国魏]邯郸淳

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广记二百六十二

齐人就赵人学瑟，因之先调胶柱而归，三年不成一曲。齐人怪之，有从赵来者，问其意乃知向人之愚。广记二百六十二

楚人有担山鸡者，路人问曰：“何鸟也？”担者欺之曰：“凤皇也！”路人曰：“我闻有凤皇久矣，今真见之，汝卖之乎？”曰：“然！”乃酬千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方将献楚王，经宿而鸟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献耳。国人传之，咸以为真凤而贵，宜欲献之，遂闻于楚王。王感其欲献己也，召而厚赐之，过买凤之值十倍矣。广记四百六十一

楚人居贫，读《淮南》，方得“螳螂伺蝉自鄣叶可以隐形”，遂于树下仰取叶。螳螂执叶伺蝉，以摘之，叶落树下；树下先有落叶，不能复分，别埽取数斗归。一一以叶自鄣，问其妻曰：“汝见我不？”妻始时恒答言“见，”经曰乃厌倦不堪，给云：“不见。”嘿然大喜，赍叶入市对面取人物，吏遂缚诣县。县受辞，自说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御览九百四十六

汉司徒崔烈辟上党鲍坚为掾，将谒见，自虑不过，问先到者仪，适有答曰：“随典仪口倡。”既谒，赞曰可拜，坚亦曰可拜；赞者曰就位，坚亦曰就位。因复着履上座，将离席，不知履所在，赞者曰履着脚，坚亦曰履着脚也。御览四百九十九

桓帝时有人辞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记文；人不能为作，因语曰：“梁国葛龚先善为记文，自可写用，不烦更作。”遂从人言写记文，不去葛龚名姓。府君大惊，不答而罢。故时人语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御览四百九十六

案后汉书葛龚传注云龚善为文奏或有请龚奏以干人者龚为作之其人写之忘自载其名因并写龚名以进之故时人为之语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见笑林与御览引异

某甲广记引作魏人夜暴疾，命门人钻火。其夜阴暝，不得火，催之急，广记引作督迫颇急门人忿然曰：“君责之亦大无道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当得觅钻火具，类聚八十御览八百六十九然后易得耳。”孔文举闻之曰：“责人当以其方也。”广记二百五十八

赵伯公类林作翁为人肥大，夏曰醉卧，有数岁孙儿缘其肚上戏，因以李子八九枚内○脐中。既醒，了不觉；数曰后，乃知痛。李大烂，汁出，以为脐穴，雕玉集引作脓惧死乃命妻子，处分家事，泣谓家人曰：“我肠烂将死。”明曰，李核出，寻问，乃知是孙儿所内李子也。御览三百七十一又九百六十六雕玉集十四 类林杂说十

伯翁妹肥于兄，嫁于王氏，嫌其太肥，遂诬云无女身，乃遣之。后更嫁李氏，乃得女身。方验前诬也。类聚杂说十

汉世有人年老无子，家富，性俭嗇；恶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营理产业，聚敛无厌；而不敢自用。或人从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自堂而出，随步辄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闭目以授乞者。寻复嘱云：“我倾家贍君，慎勿他说，复相效而来！”老人俄死，田宅没官，货财充于内帑矣。广记一百六十五

姚彪与张温俱至武昌，遇吴兴沈珩于江渚守风，粮用尽，遣人从彪贷盐一百斛。彪性峻直，得书不答，方与温谈论。良久，敕左右：倒盐百斛着江水中。谓温曰：“明吾不惜，惜所与耳！”广记一百六十五御览八百六十五

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誉，而性俭吝。张温使蜀，与峻别，峻入内良久，出语温曰：“向择一端布，欲以送卿，而无粗者。”温嘉其能显非。已上亦见类聚八十五御览八百二十续谈助四又尝经太湖岸上，使从者取盐水；已而恨多，敕令还减之。寻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广记一百十五六

吴国胡邕，为人好色，娶妻张氏，怜之不舍。后卒，邕亦亡，家人便殡于后园中。三年取葬，见冢土化作二人；常见抱如卧时。人竞笑之。广记三百八十九

平原陶丘氏，取勃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复相敬。已生一男而归母丁氏，年老，进见女。女既归而遣妇。妇临去请罪！夫曰：“曩见夫人，年德以衰，非昔曰比。亦恐新妇老后，必复如此！是以遣，实无他故。”御览四百九十九

汉人有适吴，吴人设筭，问是何物？语曰竹也！归煮其床箒而不熟，乃谓其妻曰：“吴人輶轳，欺我如此！”筭谱下紺珠集十一

吴人至京师，为设食者有酪苏，未知是何物也，强而食之，归吐遂至困顿。谓其子曰：“与侬人同死，亦无所恨；然汝故宜慎之。”类聚七十二御览八百五十八

南方人至京师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慎勿问其名也！”往诣主人，入门内，见马矢，便食之；觉恶臭，乃止步。进见败屨弃于路，因复嚼，殊不可咽。顾伴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后诣贵官，为设？，一引作馔因见视曰：“汝是首物，一引作戒故昔物且当勿食。”御览六百九十八又八百五十一

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铜枪，误出熨，便大惊怪。语其儿三字类聚引有曰：“异事！二字类聚引有火未至，枪已被烧失脚。”书钞一百三十五类聚七十二御览七百五十七

平原人有善治伛者，自云：“不善，人百一人耳。”有人曲度八尺，直度六尺，乃厚货求治。曰：“君且○。”欲上背踏之。伛者曰：“将杀我！”曰：“趣令君直焉知死事。”续谈助四

某甲为霸府佐，为人都不解。每至集会，有声乐之事，己辄豫焉；而耻不解，妓人奏曲，赞之，己亦学人仰赞和。同时人士令己作主人，并使唤妓客。妓客未集，召妓具问曲吹，一一疏着手巾箱下。先有药方，客既集，因问命曲，先取所疏者，误得药方，便言是疏方，有附子三分当归四分。己云：“且作附子当归以送客。”合座绝倒。御览五百六十八

有人吊丧，并欲赙物助之，问人：“可与何等物？”人答曰：“钱布穀帛，任卿所有尔！”因赙一斛豆置孝子前，谓曰：“无可有，以一斛大豆已上十四字据广记引补相助。”孝子哭唤奈何，己以为问豆，答曰：“可作饭！”孝子复哭唤穷己曰：广记引作孝子哭孤穷奈何曰造豉孝子更哭孤穷曰“适有便穷，自当更送一斛。”类聚八十五广记二百六十二

人有所羹者，以杓尝之，少盐，便益之。后复尝之向杓中者，故云盐不足。如此数益升许。盐故不碱，因以为怪。御览八百六十一

甲买肉过都，入厕，挂肉着外。乙偷之，未得去，甲出觅肉，因诈便口衔肉云：“挂着门外，何得不失？若如我衔肉着口，岂有失理。”御览八百六十二书钞一百四十五

有甲欲谒见邑宰，问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语曰：“好公羊传。”后入见，令问：“君读何书？”答曰：“惟业公羊传。”试问：“谁杀陈他者？”甲良久对曰：“平生实不杀陈他。”令察谬误，因复戏之曰：“君不杀陈他，请是谁杀？”于是大怖，徒跣走出。人问其故，乃大语曰：“见明府，便以死事见访，后直不敢复来，遇赦当出耳。”广记二百六十

甲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学何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曰：“渭阳之思，过于秦康。”既而父数之：“尔学奚益？”答曰：“少失过庭之训，故学无益。”广记二百六十二

甲与乙斗争，甲啮下乙鼻。官吏欲断之，甲称乙自啮落。吏曰：“夫人鼻高耳口低，岂能就啮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啮之。”广记二百六十二

伧人欲相共吊丧，各不知仪。一人言粗习，谓同伴曰：“汝随我举止。”既至丧所，旧习者在前，伏席上，余者一一相髡于背；而为首者以足触冢曰：“痴物！”诸人亦为仪当尔，各以足相踏曰：“痴物！”最后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痴物！”广记二百六十二

有痴婿，妇翁死，妇教以行吊礼。于路值水，乃脱袜而渡，惟遗一袜。又睹林中鸪鸣云：“○鸪○鸪！”而私诵之，都忘吊礼。及至，乃以有一袜一足

立，而缩其跣者，但云：“○鸪○鸪！”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袜，即还我。”广记二百六十二

有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梦五藏神曰：“羊踏破菜园！”紺珠集十三